

三幕反右派斗争讽刺话剧

白梦

田野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岁月如歌

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
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內 容 簡 介

这是一出反右派斗争的諷刺話剧。

在我国1957年不平常的春天里，当一度阴云翻滚的时候，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共产党整风的机会，認為在中国掀起匈牙利事件的机会已到，便向共产党展开了疯狂地进攻。

剧本描繪了披着高級知識分子的外衣，別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——某大学教授和北京某报的特派記者，在章罗指使下，所进行的丧心病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，企图实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勾当。

剧本深刻地揭露了这批牛鬼蛇神的灵魂深处的丑恶；热烈地頌揚了那些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正确方向，积极地保卫党、保卫社会主义的左派人物。

剧本告訴我們：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問題已經解决，經濟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，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还存在着激烈的斗争。

白 日 夢

田 野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（长春市大街大街）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吉林省分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1/2 字數：64千字 印數：5,700册

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0091·139 定价(7)：0.26元

人 物 表

賈崇仁——五十多岁，中文系主任，民盟支部主任委員。

郑卫民——四十多岁，中文系教授，賈崇仁的妻弟。

胡 莉——女，三十四、五岁，某报社特派記者。

譚步青——三十五、六岁，中文系講師。

刘書記——学校党委書記，四十多岁。

高宏声——六十多岁老教授，民盟市委副主任。

校 长——年近六十岁。

賈 妻——賈崇仁的妻子，四十多岁，郑卫民的姐姐。

保 姆——賈家保姆，年近五十岁。

小 明——賈崇仁的小儿子，七、八岁。

向光明——二十岁，学生，保姆的儿子。

李桂貞——女学生。

貝 仁——学生。

万 能——学生。

邱沙丹——女学生。

工人代表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
农民代表——甲、乙、丙……

学生及教職員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五月下旬某日下午。

地點：东北某大学教授——賈崇仁的書房里。

布景：这是二楼上一間相当寬綽的書房：正面有大玻璃窗，打开窗帘可以看到正在兴建的工地远景、和校园的草亭和花木，窗旁有門通阳台，右上角有門通室外；左下角有門通內室；右壁上有个很大的書橱，放滿了中外書籍，大写字台上有电话和書报，其他陈設和用具也都充滿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气味。

幕啓：虽然已是下午两点鐘，但窗子仍被厚厚的窗帘遮盖着，室內暗洞洞的，又沒有一個人，更加令人感觉阴森气悶。

这时，有人敲門，室內无人应，人竟推門而入。这人是賈教授的妻弟郑卫民。郑教授个子不大高，身体却很粗壮，穿着薄毛衣。他好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很着急，进来見沒有人，刚要轉身出門去，恰巧保姆端了菜飯上来，几乎被他撞翻。

保姆：（惊异地）啊？郑先生！我还当是賈先生回来啦。

郑卫民：賈先生还没有回来？

保姆：沒有哇！

郑卫民：中午也沒有回家吃飯？

保姆：沒有哇！听說賈先生和你們一起到哪儿去开会的嘛。

郑卫民：是到市委开会。可是不到十二点就結束啦，現在都快到两点，他怎么还没有回来？

保 姆：（发洩牢騷地）唉！我們这位賈先生，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兒！十来多天啦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晚上十来点鐘还有人来找他，又是說話，又是喝酒……

郑卫民：（感到非常惊异地）噢？他不是有病嗎？

保 姆：我也納悶兒啦！你說他有病吧，自从去了一趟北京，回来之后，嘿！一下子变得比誰都精神；你說他沒有病吧？我在他家待了四、五年，时常看見他愁眉苦臉的，不愿意出門兒；也不愿意跟別人說話，有客人来找他，差不多的，他都叫我对人家說：“賈先生有病！”……他还总說身上发冷，躺在这个沙发上哼啊唉的……听賈太太說，他自从香港回来以后，六、七年都是这样。哎，郑先生，这你不是都知道嗎？

郑卫民：是啊！（发现窗帘还閉着，向保姆带些責备地）这屋子里长期不見阳光，黑洞洞的簡直象地獄一样，把窗帘拉开嘛！已經快到夏天啦！（說着走过去把窗帘拉开，阳光立刻照射进来）見点儿阳光，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！

保 姆：不行！郑先生！（慌忙跑去又把窗帘閉起来）賈先生从来不许拉开窗帘的！

郑卫民：（无奈）好吧！我姐姐也不在家？

保 姆：她上街去买东西去啦。賈先生說，今天有北京的客人要来，叫多預备些酒菜。我想一定是个大人物呢！

郑卫民：噢？

保 姆：郑先生，你有事嗎？

郑卫民：没什么，等賈先生回来，叫他給我打个電話。

保 姆：好吧！

郑欲下，賈妻进来。賈妻身体非常瘦弱，穿着黑色旗袍。她提了很大一包水果、点心、酒瓶和其他貴重食品，显得非常吃力。

郑卫民：（亲切地）姐姐！你回来啦？

賈 妻：卫民，开完会啦？阿姨，把这些东西拿到厨房去！

保姆接过食品包下楼去了。

賈 妻：听说小明的舅母，身体不舒服，早想去看看她，可是家里总忙……

郑卫民：她没有什么，可能是重感冒，过几天会好的。姐姐，我听保姆说，崇仁这些天很忙，他的身体……

賈 妻：唉！崇仁这个人哪，我真拿他没办法！昨天晚上，又招来了那么帮子人，一直谈到天亮……

郑卫民：都是些什么人来找他？

賈 妻：历史系的李老师，化学系的刘老师，还有几位没有来过的……

郑卫民：他们来干了些什么事情？

賈 妻：谁知道呢？反正，他从北京回来以后，就一下子忙起来啦，什么帮助党整风啦、大鸣大放啦、一会儿学生们来、一会儿老师们来、要不就是找材料写文章、出门、开会……简直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啦，我说：“你有病，要注意身体！”可是，他哪听得进去呢？

郑卫民：（十分关切地）姐姐！我觉得，崇仁这些表现很不正常，你应该好好地劝一劝他！一来要注意身体；二来，刘老师和李老师这些人，思想品质都不太好。崇仁回国以后，经过思想改造，好容易有了一些转变，千万别受他们的影响。

賈 妻：唉！（无能为力地）卫民哪！你还不知道？你姐姐的话，他不屑听啊！动不动就是这句话：“你懂什么？”（难得几乎流下眼泪）我是不懂！可是……谁象他这样……

郑卫民：（也带着激动地）姐姐，你不能老是这样！你是他的爱

人，他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也应该帮助他；他，要是犯了什么错误，我们都有责任！

賈 妻：（无奈，点点头）好吧！我劝劝他，不过……

郑卫民：（又进一步说）姐姐，我告诉你，今天，崇仁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影响很不好！

賈 妻：怎么？他说了些什么？

郑卫民：他的发言里，有许多地方是不符合事实的。在座的，除了少数几个人给他捧场以外，大家对他都很不满意。我对他提了些意见，看样子，还生了我的气。我想找他好好地谈一谈。

賈 妻：好，你要好好地劝一劝他！

郑卫民：（看表，有些着急地）怎么还不回来？好，姐姐，我等会再来吧！（欲下，又想起）今天，还有北京的客人要来？是谁？

賈 妻：他没有说。光说叫多买些好酒、好菜……

胡莉上，保姆帮她提着小皮箱和几瓶酒跟在背后。这位女记者，三十多岁；从面容和神态可以看得出来，她是一个颇有政治和交际经验，非常能干的人。她一进门发现了郑教授，连忙打招呼。

胡 莉：啊！郑教授！（与郑握手）贾太太！（与妻握手。）

郑卫民：（带些讽刺地）刚才听说，崇仁这里要来北京的什么大人物，原来是你——胡记者。你这位名记者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咯？哈哈……

胡 莉：哪里，哪里，随便来玩几天罢了！（然后接过保姆手里的酒瓶放在桌上，向贾妻）这是我从北京特意给贾先生带的一点礼物！

賈 妻：谢谢……医生嘱咐过，不让他喝酒！

郑卫民：（拿起酒瓶看）还是雄黄酒？（放在桌上。）

胡 莉：快到端午节了！等贾教授回来，咱们一起喝几杯，好

嗎？

鄭衛民：對不住，我還有事情。（欲下。）

胡 莉：（想起）市委座談會結束啦？怎麼樣？開得很好吧？

鄭衛民：很好。市委領導同志們鼓勵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見。

胡 莉：（有意反擊地）不過，我倒聽說，鄭教授——你發言可是不多呀！

鄭衛民：你怎么知道？

胡 莉：（有些惶惑地）我，我，……我在火車上听人隨便說的。

鄭衛民：你可真是記者。今天，我可是發言啦！

胡 莉：噢？我想你的發言，一定非常精采，好不好拿給我們報紙上發表哇？

鄭衛民：嘿嘿，不過，我的文章，你們不一定歡迎啊！

胡 莉：哪里？哪里？

鄭衛民：哈哈，再見！

胡 莉：再見！

鄭與胡握手，賈妻送鄭下。胡看着報紙，忽然想起什麼，拿出小本找到電話號碼，拿起耳機，撥轉號碼。

胡 莉：（對授話器）喂……王主任嗎？……你猜？……哈哈，我是胡莉，剛下火車……你的文章……我說老兄，快一點嘛！今天，我一定要發出去！明天一定見報！……好！五點半我到你那里！（放下耳機，又拿起來撥了新的號碼）喂！你是歷史系嗎？……噢……你是劉秘書？……對！我是胡莉，……剛到。你們的鳴放會組織得怎麼樣？……什麼時候開會？……我一定來。（她放下耳機，長出了一口氣，點著煙吸著，稍稍恢復一下疲勞。）

保姆從內室上。

保 姆：先生，賈先生叫我把這鑰匙交給你。

胡 莉：（接过鑰匙）謝謝你，你去忙吧！

保鏢下。

胡剛要用鑰匙去開寫字台的抽屜，賈妻上。

賈 妻：（着急地）你，你不要動他的！賈先生說過，他的東西，任何人不許動！

胡 莉：（拿鑰匙在空中一揮，譏諷地）对不起，賈教授給了我這個玩藝兒！

賈妻無奈，搖搖頭下。

胡莉急忙跑去插好了門栓，回來打開抽屜，取出一本厚厚的文稿和一個文件夾子。她首先打開文件夾子，翻看着。她顯然越看越感興趣。

胡 莉：（不覺拍案叫絕）這老家伙果然厲害！（讀出聲來）黨委書記劉明，二十多年的老共產黨員，飽有政治鬥爭經驗，狡猾多端，而且群眾中最有威信，不可輕易動他。因此，要想搞垮黨委，必須：首先採取釜底抽薪的戰術。然後，集中一切力量圍而殲之。第一步，先從發動學生、教員，通過翻評級、肅反等問題的老眼入手，……”（欣賞地沉思一會兒，更覺滿意。她急忙打開皮揹包，拿出小本迅速抄寫下來）好材料！馬上發出去，到了北京，少不得給我立上一功咯！（她又翻開稿本看下去。沉思有頃。禁不住又拍了一下桌子）好！我給他写一篇專題報導，再來一篇人物特寫。保險，又要轟動起來了！

嘭嘭敲門聲打斷了她的美妙幻想，忙把文件放进抽屜里。

胡 莉：（沉一沉氣）誰？

門外人聲：“我”。胡放心地一笑，急忙走去開了門。原來是賈教授回來了。賈教授穿着筆挺的西服，頭上已經出現了絲絲縷縷的白髮，顯然忙了半天非常疲勞，但是看見胡莉，馬上興奮起來。

賈崇仁：哈嘍！胡莉！你可來啦！

胡 莉：（也兴奋地抓住賈的手，迫不及待地）怎么样？

賈崇仁：开完了市委座談会，我又召集了一次民盟支部会，点了一把火！（急切地）带来什么指示嗎？赶快把北京的情况談一談！

胡 莉：你先談一談市委座談会的情况，章先生罗先生要我們汇报呢！

賈崇仁：（不坚持自己意見）好！今天的市委座談会，完全按照你的意見，組織了一个猛烈的攻势！

胡 莉！怎么样？快說說看。都有誰講話啦？

賈崇仁：今天我們的炮都打得很响。开头一炮的是师大教授赵朋。第二炮是水利学院的講師李学孟。哎，你別看他是个講師啊，这小伙子劲头儿可不小！接着就是我們这里化学系的刘老师，內容都是我們預先研究好的。……好哇！經過了这一个礼拜的座談会，共产党完全处于被告地位咯！

胡 莉：你的炸弹抛出去沒有？

賈崇仁：什么炸弹？（放声大笑）哈哈……你簡直估計得太低咯！告訴你吧，今天的实际效果，比原子弹、氢弹的威力还要大！哈哈……

胡 莉：（更感兴趣）你講了哪几个問題？怎么講的？

賈崇仁：（站起来咳嗽一声）当然嘍，我首先給他們扣了一个高帽儿，什么毛主席的指示給了我們极大的鼓舞啦，市委召开这样的座談会，表现了党的大公无私的胸怀啦……

胡 莉：（急切地）好啦，这些就不用說啦，先談你的真正內容吧！

賈崇仁：真正內容，（咳嗽一声）第一点，我說：必須根据高級知識分子的特点領導高級知識分子。什么“士为知己者死”啦，“士可杀不可辱”啦，我这么引經据典足足地發揮了一

頓，然后歸納起來，提出了“教授治校”的建議。

胡 莉：（沉吟一下）你現在就提出這個問題，是不是有點過早哇？

賈崇仁：（考慮一下，搖搖頭仍堅持地）不！一點兒也不早，正是時候。

胡 莉：（憂慮地）那麼，當時市委書記們有什麼反應嗎？

賈崇仁：也沒看出他們有什麼特殊的反應。反正他們對於每個人的發言都是那樣。

胡 莉：好吧，你還談了些什麼？

賈崇仁：第二點，我說：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完全正確的。但是，經過下邊的官僚主義、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一搞就變了質。在我們學校里，行政領導和教員的關係，就象奴隸主和奴隸的關係一樣，甚至把國家的高級知識分子當做牲口，想起來就敲打幾鞭子，想不起來，就放在一邊，五、六年不讓人開課……

胡 莉：你們這裡，果然真有其事？

賈崇仁：當然嘍，不過加了一番誇張和描寫。

胡 莉：好！……不過，你這個比喻可有點兒不帶勁。你說教員是牲口，那麼連你自己也變成一匹牲口了？哈哈……

賈崇仁：別笑嘛！管他牲口不牲口，反正能夠強烈地刺激對方，能夠煽動聽眾就行！

胡 莉：你還談了些什麼？

賈崇仁：我還談到三反、五反、思想改造，以及肅反運動。我說，所有這些社會運動，本來動機都是很好的，也由於三大主義的為害弄得人民怨聲載道，深惡痛絕。我還談到農業合作化，工廠管理，也是由於外行的強加干涉弄得一團糟……

胡 莉：哎！你提學校的問題，黨委書記劉明也沒有發言？

賈崇仁：嘿嘿，他还发什么言？我給他来了个“先发制人”的战术！

胡 莉：（惊异地）怎么？

賈崇仁：（更加得意地）我站起来，未做正式发言之前，就故意喊了一声：“刘書記来了沒有？”嘿！你猜怎么样？原来他在墙角儿里偷偷地蹲着呢！叫我这一声，馬上把他給提溜起来啦！我說：“我們的党委書記刘明同志，是很有修养的。他很能体贴群众的疾苦，群众都很拥护他，可是宗派主义者們排挤他，教条主义者們包围他，官僚主义者們抵制他，使他感到了极大的困难！”

胡 莉：（不禁拍案叫絕）你这个办法很好！很值得別的地方学习！我馬上拍电报給章先生。

賈崇仁：（受寵若惊地）嘿嘿！嘿嘿！

胡 莉：（刚要动笔，猛想起）哎，你剛才說的，第二个发言人——水利学院的講師叫什么名字？

賈崇仁：叫李学孟。很有希望！

胡 莉：好！你馬上打电话，請他給我写篇稿子！

賈崇仁：行！（拿起电话耳机拨动号码，对授話器）哎，水利学院嘛？請李学孟講師……我姓賈……你是李講師？……我是（見胡在用心写电报稿，放低了声音）……对！我跟你說过的那位胡記者，她請你写篇稿子……（向胡）关于哪方面的？

胡 莉：（想了一下）叫他談一談，青年教师的苦悶，怎么样？

賈崇仁：好！（对授話器）关于青年教师的苦悶。……我知道，你有許多亲身的体会，材料非常丰富……好，越快越好！

胡 莉：問他什么時間写完？告訴他，千万不要給別人拿去！

賈崇仁：（点头，向授話器）下午七点能完成嗎？……好，我派人去取。……千万不要給別人拿去哟！（放下耳机，正好胡莉把拟

好的电报稿給他，看了，大受感动地）噢？值得这样表揚？

胡 莉：我說賈教授，确实不能低估了你們这场战斗的作用啊！你看！（指着电报稿念道）賈主委很有战策韜略，这一場初步的战斗，确实在这个城市的知識界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，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我們共同事业中的先进基地……

賈崇仁：（故做謙虛地）嘿嘿，嘿嘿，我个人没有什么，只要对于我們共同事业能起一些作用……

胡 莉：（拍他一下肩膀）別謙虛！你馬上就要变成全国出名的人物咯！再說，咱們又是老朋友嘛！不然，我也不会自告奋勇到你这里来呀！

賈崇仁：（兴奋若狂地）啊！今天我太高兴啦！（扒着胡莉两臂，傾訴衷腸地）胡莉，你知道，解放以前，我当上教育厅长沒有多久，共产党軍隊就过黄河啦！我到了香港，特别是回国之后，这六、七年光景，我总感觉自己就象个被人俘虏的囚犯一样，……好吧！我还时常安慰自己，学个越王勾踐吧！臥心尝胆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总有一天，……誰知道，——今天……哎！胡莉！今天簡直是近十年以来，使我最高兴的日子！春天到啦！

胡 莉：（强调地）我們的春天！

賈崇仁：当然嘍！当然嘍！是我們的春天到了！这样的感觉，在我的心灵上已經不知失去了多少年，可是今天，它又复活了！（他兴奋得索性拉开了窗帘，指着窗外）多么温暖的阳光啊！胡莉，快来看！学生們的大字报都貼出来了！教职員們也活跃起来了！匈牙利事件馬上就要在中国大陆上——在我們的身边实现啦！

胡 莉：（也惊喜地叫起来）哎呀！你看布滿了大字报的校园真是五彩繽紛！有点儿象英国的海德公园呢！

賈崇仁：（被胡莉引起許多美妙的回忆）啊！伦敦，当然太好啦！

胡莉：伦敦是我的第二故乡！我想起海德公园周围，那許多漂亮的大旅社，和富丽堂皇的权貴人家的住宅，……我时常和外国朋友們到那里去度周末。哎呀！真有意思！什么怀才不遇的学者的講演啦，救世軍的贊美詩啦，还有打着黑色旗子、穿着黑色衣服的算命先生。……最好玩儿的是共产党的集会，时常被法西斯分子們給搗毀的狼狽不堪。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呢！

賈崇仁：（不甘居下地）不过，美国更好！你如果到了紐約，可以看到自由神的銅象了，你到华盛顿——这是合众国的首都，一定要首先參觀开布敦——就是众議院和参議院；所有关于国家重大的政策措施，都要拿到这里来研究、討論。嘿！你看吧！各党各派的領袖人物，各方面的名流学者，各种稀奇古怪的主张，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見解，多极了！你捧我罵，你不行我上台，爭爭吵吵，有时候連墨水壺也飞过去咯！椅子也砸碎咯！哈哈，真有意思！那才是真正的民主呢！

胡莉：所以咱們章先生一再提出，中国也要实行两院制，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呀！

賈崇仁：（更覺高兴，发现桌上有酒，未及細看順手打开瓶蓋倒滿了两杯，將一杯送到胡莉手里，自己举起另一杯）来！讓我們干一杯，迎接我們理想的自由中国吧！

胡莉：（与賈碰了杯，但沒有一下喝下去，却用瞞眼看着賈教授）怎么样？

賈崇仁：（莫明其妙地）你說什么？

胡莉：（忍不住笑了）嘻嘻嘻，这种酒！你沒有感觉出来，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嗎？

賈崇仁：（这时，他才吧唧吧唧嘴，好象真的感到一些异香）有一些，有

一些！（拿过瓶子来看，恍然地）啊！雄黄酒！是你带来的？

（胡挑逗地向他点点头，更引起了他的不少美妙的回忆）嘻嘻嘻，太好啦！太好啦！（说着又倒满了两杯）来！再为我们……

胡 莉：（刚接过贾送到手边的酒杯，一转眼看见贾妻从窗下经过，警觉地）慢一点儿！（放下酒杯，跑到窗前将窗帘拉闭一半，回来）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天下，还得遮掩着点儿！

贾崇仁：（顺从地）是的！是的！我们的胜利刚刚开始，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。（与胡碰杯，慢慢喝着酒，感慨万分地）胡莉！今天实在是太巧啦！

胡 莉：你说的是什么呢？

贾崇仁：（就势跨在胡莉坐着的沙发扶手上）想起十年前，也是一个端午节的前夕，那时候，你刚从英国回来，还不认识什么章先生、罗先生，我们俩……

胡 莉：（又向贾瞟了一眼）你扯到哪儿去啦？

贾崇仁：（更忍不住情慾地）你看！你看！你的小眼睛，还是那么漂亮！嘿嘿嘿……（就势向胡脸上吻去）

胡 莉：去你的吧！（用力将他推倒地上。）

贾崇仁：（还在轻浮地笑着）嘿嘿嘿！你，你……

胡 莉：（嗔怪地）你放严肃一点儿！

贾教授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，贾妻推门进来，贾楞了一下，不过马上便想出了给自己解除困境的办法——这是贾教授的特长。

贾崇仁：（立刻抱住双膝，装做极为疼痛的样子）哎哟！我的腿疼！关节炎又犯咯！痛极咯！

贾 妻：又犯病啦？（和胡莉扶他坐在沙发上）我叫保姆去给你请医生！

胡莉却掩面暗笑。

贾崇仁：不用！不用！你让我躺一下就会好的，哎哟！……

賈 妻：（扶他躺好）好些嗎？

賈崇仁：啊！好些了！（向妻）剛才小明的舅母說，她有點兒事，請你到他家去一下。

賈 妻：我知道啦。我就去。（下。）

胡、賈相視而笑。

胡 莉：（譏諷地）真想不到，我們的賈教授，在自己家里也是這樣不自由哇！

賈崇仁：唉！胡莉，只有你才了解我心里的苦悶……（又要向胡扑去。賈妻又推門進來，賈又慌忙躺上沙發，裝痛起來）哎喲！哎喲！

賈 妻：醫生叫我再提醒你，不要喝酒，特別是這種雄黃酒，你喝了會發高燒的！

賈崇仁：我們已經喝過啦！

賈 妻：怪不得，你又犯了病！

賈崇仁：（輕蔑地）婦人之見！

胡 莉：（看看賈妻已無意立刻走開）好！你們談吧！我要把今天市委座談會的情況寫篇報導，趕快發出去！（欲進內室去。）

賈崇仁：休息嘛！

胡 莉：休息？我的賈教授，這是什麼時候？人家章先生和羅先生，每天要主持七、八個座談會，還參加三、四次宴會，還要個別談話，發展二百多個會員呢！嘿嘿！他老人家連到小攤上買古董的時間也沒有了。

賈崇仁：（感覺到十分驚異地）噢？那麼，入盟的手續怎麼來得及呢？

胡 莉：手續？章先生早就說過，迅速地大量地發展組織，和共產黨爭奪群眾是我們當前的頭等戰鬥任務。還有，在鬥爭中吸收盟員，叫做“火綫入盟”，可以不經過任何審查，